

姜先生全集



姜先生全集



湛園藏稿卷二

全集十七

邑後學

馮保燮

編輯

王定祥

序下

述世德爲魏南鄭贈行序

予常聞友人沈太史芷岸稱其同年友魏君之賢不置也君自舉進士卽歸里終養十年間先後爲兩母持服盡禮極哀鄉黨稱之今來謁選得縣南鄭君不鄙其僻遠其論議常在濟物謙靜廉儉無時俗媿阿態以此服太史之知人而私以得交於賢者爲幸也

八月君暫南歸謀完葬事趨任出其祖父兩世行述請予傳其梗槩予覽之歎曰宜哉魏氏之有後也蓋其積累遠矣魏久家繁昌自君曾祖光祿公再世同居官旌其廬所謂世德是也祖諱之翹字楚材少與兄孝廉君齊名入國子學日讀書好行善若不足孝廉沒撫其子猶子卒以成立族人以腴產來鬻者旣悔之而力不能贖公立還其券不取值壽七十二終嘗曰吾家種陰德過百年子孫必有達者惜吾不及見矣子待贈君一公諱極君一其字也崇禎壬午覃恩以選拔貢生試禮部上卷人以公才宜得上第

已而遭亂棄去從酒人游晚年結悒亭偃息其中與
道侶詩客往還賦詩口不言時事益耽經論給齋飯
僧日以清談爲樂然篤於孝友楚材公捐館年艾矣
毀至骨立從弟中翰罹禍危甚脫身破產救之僅而
免粥餓樸酪設漿以飲道悒者家幾匱不輟亦不以
聞於人也徐孺人有賢行早置側室視悒亭如已生
子悒亭者南鄭君所自號示不忘其先也公沒年纔
五十七云自楚材公下兩世單傳繼嗣不絕如綫南
鄭君年二十一連舉五子今爲名進士作吏巖疆當
西南倡亂時全蜀陷賊漢中爲秦蜀咽喉王師苦戰

其地民膏血漬鋒鏑產力疲餽饟今十餘年未復也
天子優詔重軀累選大吏之才有守者作牧其土
用寬西顧憂君以經術起家視事首縣必能體吾
君仁惠遺黎之意多方撫輯爲諸邑率且因以大發
其家世積德而完其祖父鬱而未竟之施則君之功
業所至豈可量哉惟君之舊則既有徵矣曰萬盈數
也魏大名也又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勉矣南鄭其
在茲行乎

贈徐順德序

予友徐君道勇用進士起家三原令三原故大邑稱

難理君治之以廉靜邑以無事三年亟思其太夫人
遂援例歸養及終制瞻戀松檟栖遲近十年始起補
令順德順德廣州劇縣地接省會邊海亟守禦備文
武兼用其難理殆甚於三原然君以治三原之政聞
於遠近順德之民惟恐君之不速來也昔漢吳祐諫
其父寫經書曰越俗誠陋然舊多珍怪晉書亦曰世
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十萬其地饒樂
宜爲士大夫所豔羨然劉安書所云輿轎踰領挖舟
入水蝮蛇猛獸之害與夫夏日暑時歐泄霍亂之病
相隨屬自古及今其艱險如故也故自宋以前仕宦

者多畏避不肯行惟得罪貶竄者不得已而往至則
愁思悲哀計日思返非其無所利於彼也蓋其所重
在身則雖有象犀珠貝名香異石瓊奇貨賄之饒勢
不能舍身而徇之此人情之大凡也惟今世則不然
選人每月赴部輒指所出缺預較其贏絀苟視利所
在雖滇南粵西鬼人之國獐獠爨棘萬里瘴癘之鄉
無不甘心一往有智盡能索已耳況廣州爲士大夫
之素所豔羨者哉其矯首頓足日夜以冀其一當彼
非不愛其身也視可欲有甚於身之重者則不憚以
其身嘗試之宋之去今僅五六百年間士大夫風氣

習尙已大變如此則吏治之不古若愈趨而愈下何
怪也君自去年冬掣缺還邸中賀者踵門君方搖膝
吟詩閉門卧終日已乃徧訪粵人在都者以邑中利
病懇懇若欣戚之在己豈非其所重者別有在與君
固非道義莫重也道義重則身之利害猶所不暇顧
何良貨賄之足動其心耶予滋信君之廉靜有守而
以其治三原者移之新政雖比績於古循吏無難也
明崇禎末君同邑周先生齊曾者爲縣有殊績旣去
民歌思之至今予覽其邑乘以未及立祠尸祝爲恨
昔蜀文翁祠堂皆後之賢守相繼葺成君積前俸內

還不久其亟圖之因以表周先生晚年苦節顯示於
來者使士大夫知所趨向亦變風俗返人情而復之
古之一助也

送座主彭先生序

癸酉八月京師當大比 天子慎選主者章上三日
未下丁丑日晡乃以命翰林院侍讀德清徐先生編
修廬陵彭先生時徐先生方病在告而資序未及彭
先生 上皆出不意用之兩先生聞命倉皇入闈既
鎖院出榜下多知名士雖以某之老困場屋猶得列
名其內時 上於行在見榜對侍臣稱好而言者猶

撫拾不已會部勘失填舉子名一卷主考例當降調
上不欲兩先生之去翰林也乃用原品令休致暫
回籍蓋異數也於是徐先生挈家行而公子編修君
拮据治裝舟居潞河以待冰泮彭先生乃謂某曰吾
與子師生之日淺而知己深也吾一生操行堅苦橫
被謠詠雖主上明聖知我兩人無罪得以禮退而
其中耿耿猶未盡遣也惟是所以慰吾之懷而使吾
之歸也一展玩間不知榮辱之在身而是非之過於
前者孰如子之贈我以言矣愚惟今貢士之有座師
卽古之舉主而鄉試舉人卽古郡將所送之孝廉也

漢時孝廉於舉主誼至重有被誣未理輒隨上京師
傳拷或五毒備加終不屈撓其事多得白者今朝
廷素知兩先生賢九卿具奏固已無纖芥之累於其
身矣然猶不能不以嫌暫歸同朝士大夫方重惜其
去吾徒無能出身以留之者其有媿於古之孝廉者
多矣或猶謂古人之道可復行於今世者愚竊以爲
不然也徐先生年及懸車請告者屢是行也適得其
意中事某作詩爲送歸之引先生欣然受之獨先生
釋褐纔六年入中祕三年留任史館邸舍蕭然隨侍
長公及任薪水兩蒼頭蒲簾土銍擁書其中讀之不

知其貧也及被命無以治裝其同年生及諸門下
士相與謀合資以餽然後行有期矣愚以先生是歸
也正俗所謂畫錦之游者料至家上塚召會戚里飲
酒歡笑閭巷子弟撰几杖執經問義相隨屬將必有
忘其所謂耿耿者而何待於愚生之一言然愚讀歸
熙甫送其師余太史南還序自謂以齒文宜屬子則
今日之綴辭以贈先生者愚固不得辭也是時太史
亦新進耳熙甫卽以大臣宰相之器推之後果入政
府至大用先生歸不久當來來而大用如余公時某
受知雖晚冀猶及見之不知後之視愚文與熙甫爲

何如也

賀吏部郎文登于公序

凡仕者所以爲忠也忠孝之事古稱兩全爲難厯考詩人所紀當時之賢士大夫行役有陟岵之歎出使有將母之告蓋出處之際其大致不同如此然予觀今世之待士實有遠勝於古者古之崛起爲卿大夫者其於父母生則盡其祿養沒則致其大夫之祭而已其支子之貴者亦不敢有所加於其親特從祭於宗子之家廟而已如是夫先王之儉於禮也謂子無爵父之道固然也然變通之則豈無其說與故曰古

今不同禮今制吏滿考或遇國家覃恩異數例得封贈其父母如已官有推而上之以及於大父母曾大父母者仕者遇此亦榮矣夫此孰非吾君深恩厚澤所以體恤臣下而發其移忠成孝之私然其間封及父母者或數人而得一人推而上之及於大父母曾大父母者或數百十人中一人乃僅得之耳其恩之厚而遇之難得如此則夫幸而得之者非其才能之有以遠出於衆孰能當之而無媿與故惟其當之而人不謂過若此者其於教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者有餘矣吏部郎文登于公以高第兩任節推再補劇

縣業以治行卓異上聞矣會山寇乘亂竊發復用勦
撫功累加級不次擢至今官 天子嘉之特詔封贈
其先人覃及三世可謂盛哉人臣之遇世不數有
聖天子之德軼於上古矣然予聞公家自高曾以來
世有隱德至先公任峽江爲民求免浮糧至十一上
始得請民思慕之至今而公復承之以忠厚保世滋
大天之報施積善其不爽如此夫古之仕者多由世
族其起徒步爲公卿者十不一二而當時仕者之先
世已鮮有不受爵祿者矣故人主之恩澤有時而不
用亦其勢然也今峽江公旣起家甲第受國榮寵及

於吏部纓紱相承者再世屹稱世家矣而寵命便蕃
復遠及於發祥之數世則予所謂遠勝於古者豈不
信哉吏部公感激殊遇屬予文紀其事予不敏懼不
足以鋪揚盛績然使聞者知 朝廷報功之典如此
不誣而油然而生其忠孝之心於以教人爲人臣子之
道則予於此不敢不三致意也

李少司空壽序

初今年仲春 大駕將征漠北旣諷日類告乃遣才
望重臣分行天下祭告嶽瀆及前代帝王陵寢於是
今少司空昭陽李公奉南嶽之 命以往甫踰月四